

不改其樂的挑賣者

鄭少達



人生在線
「賣——鹽囉——」
「賣——油麻——甲東紫菜囉——」

每每從樓下的巷子裏傳來這結實悠揚的叫賣聲時，我總要放下手中的活兒，走到陽台，探頭俯看挑着擔子從樓下走過的叫賣者。可是，十幾年來，我看到的只能是草帽下用木質扁擔挑着兩袋貨物的清瘦的身影。她步伐不見得雄健，興許是整天行走的緣故，還略顯得疲乏——腳抬得不高，步也邁得不大，且輕微有點搖晃之感。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也可說她是行走得挺悠閒的。因為掛紫菜的那頭較輕，她除了使肩上的扁擔在這一頭支得較長外，還得用手架上這一頭的扁擔以求得平衡，而另一手依然悠閒自在地擺動，「勝似閒庭信步」！

每走十來步，她就來一聲叫賣，結實，悠遠，有如金屬相擊後發出的聲音，「終日號而不嘎」，不急不喘不短促，就像在與人嘮嗑一般。有時我會這樣想：這簡直是一個崇尚自然的行吟詩人！

我從未見過她的真面目，我也願保留這樣的一些神秘和神奇。從她的體態及衣着——更是從她的聲音中推測，她大抵已近六十歲了。是，一個年近花甲的婦人，十幾年來一貫之，挑着擔子穿街走巷叫賣，這是一個神奇！如今，市場、商店已較為普遍，哪怕是較為僻遠的山村，因為道路暢通，交通工具都較為先進，人們都不難及時上街買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因此，穿街走巷叫賣的現象已十分罕見。何況，她叫賣的並不是什麼稀罕的物品，她去叫賣的也並不是偏遠的山村而就在我們這四周都有市場的小城邊沿地帶。她應該不是為生活所迫，因為十幾年前我們這裏的人普遍都已衣食無憂，何況現在。退一步假設她的家人及子女都不爭氣，要依賴她的辛苦而生活，那麼，她應該會不斷改進經營方式以爭取更多效益，她的叫賣聲和腳步

應該不會有如此十幾年一而貫之的淡定與從容。而且據我所見，她的生意還是相當慘淡的。再者，終究是歲月不饒人，要說她一如恆常，其實也不那麼恆常，比如，她以前挑賣的是較重的鹽、花生之類的，現在一般是較輕的油麻、紫菜之類的了；以前她的叫賣聲是相當宏亮的，腳步也邁得相當矯健，現在卻稍稍幽微、疲乏了。

她究竟所圖何事？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我曾以顏回的志趣去揣測她，但我更讚嘆她的堅持和韌勁。這把年歲的人，還能有這般矯健的體魄和擲地有聲的音色，單單這一點，就值得我讚嘆。眼下的情勢，人們崇尚的是消費和享受，都鄙夷類似挑擔穿街走巷叫賣這等原始落後辛苦低效的經營方式和生活方式，求新、求貴、求名、求洋，奢侈、炫耀、模仿、攀比，產生了「喝牛奶的不知送牛奶的健康」這種弔詭的現象卻仍然執迷不悟。人們的經濟狀況是越來越好了，可生活方式卻不見得越來越健康，甚至是相反，很多人反而迷失了生命、生活的本真！

當然，我並不能肯定諸如這挑擔叫賣的大姐的生活方式就健康，我嚮往的是一種樸素、簡單、綠色、自然的生活，是一種根植於人的生命存在的內在需求的生活，是一種忠實於人的生活本真的生活，是一種不迷失人性基礎上的「率性所為」的生活。時下，它肯定不合潮流，但它一定活出人的健康與本色。

我認為，人之所以為人，與其他動物區別的，就是因為人有精神的追求。因此，我們不妨過簡單的物質生活，而追求內心世界的自在與豐盈。這簡樸的生活是「自然的生活」，它是更接近人的生活本色和自然本性的。

她或許不見得有豐盈的內心世界和精神生活，或許我的種種揣測都是多餘的，她或許就是在無意識中過着「自然的生活」。能過上「自然的生活」，夫復何求？

記往昔上河工

陸琴華



往事鉤沉

我小時，上邊很重視水利，農閒了，就組織農民扒河，也就是俗語說的上河工。

扒河不比平時的耕種打打，吃點苦就行了。扒河勞動強度大，沒有力氣不行，有了力氣，身子骨不結實不行，也就是俗語說的撐拍拽捧打。沒有力氣的不要，不能吃苦的不要。像那些剛過門的媳婦、挺着肚子的孕婦、已經成了孩子媽的，也不要。要的都是那些身強力壯的男人和清一色的大姑娘。扒河，好像沒有固定的地點，年年扒河，地點年年不一樣，今兒這個村明兒那個莊，跟戰爭年代打游擊似的，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有時要扒的河就在村前，扒河的男男女女就選個農戶，找幾間房子住下來。距離村莊遠的，也就是前不靠村，後不挨店的，就在工地搭棚砌灶，安營紮寨。

吃苦的會不由自主地把裝滿泥的筐子朝自個跟前挪一挪，而那些力氣弱的人就是想幫幫人也沒那個能耐。不過那些力氣弱的人、愛躲懶的人不會像今天這樣下崗或失業，到最後還會加入到扒河的行列裏來。有兩人一副擔子的，有一人肩挑一副擔子的，也有的兩臂伸開，兩腿伸直推獨輪車上河工的。總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那場面空前熱鬧和壯觀。

開始扒河了，可是沒挖幾畝土，下面就開始汩汩溢出水了，人們只好穿水靴扒河。平時有雙「解放鞋」都不容易，來雙水靴就更難了。可是不用擔心，上面會發，一人一雙，就跟現在搞福利似的，也跟在工地上扒河吃住一樣，不要一分錢。有了水靴就不怕水濕泥沾，到扒河結束了，把水靴放到水裏洗洗，油光鏗亮，跟新的一樣。

另外，現在的人動不動就喊累，身子一挨床就夢遊周公了，甚至坐在車上都能睡着。那時來工地扒河的人精神特別大，一夜不合眼都沒一個說累的，更沒有說困的。天黑了，不能扒河了，圍着燈，愛好文娛的，就吹拉彈唱；愛討點小便宜的，就打撲克添點彩頭；愛逞能的，就摔跤掰手腕比高低。其間有個叫二牛的漢子例外，一收工了，他就會像泥鰍似的溜回家，第二天天未亮又神不知鬼不覺來到了工地。原來二牛剛娶了媳婦，還在蜜月裏。

本來空空蕩蕩的高窪不平的一塊地，一、兩個月，兩岸大堤就矗立在眼前、矗立在莊前。

有一年有一天，天好像還沒有亮，就聽有人嚷：「放水了！放水了！」莊上人紛紛來到莊前一看，呀！大河流小河淌，用「浩浩湯湯，橫無際涯」來形容上游放下來的水一點兒不誇張。這個時候，莊上的男女老少都好像跟做夢一樣，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從此，旱時，有水澆地了；澇時，也不愁沒地方泄洪了。

五蚊紙變三十萬

林也



HK 人與事

十元香港膠鈔發行量大，面值小，沒有收藏價值，近年，逐漸有人收藏一些特別版，以唐英年任財政司司長時的簽名版較受注意，市價較高，漸為藏家吸納，老牌拍賣行布約翰的紙幣拍賣，三張唐英年簽字十元連號碼膠鈔，底價五百元，每張超過一百五十元了，升值十倍以上。

前一陣友人與我交流收藏香港舊鈔票的心得，我個人喜歡收藏五元紙幣，原因之一是一九七六年滙豐銀行及渣打銀行停止發行五元紙幣，改由香港政府發行五元硬幣代替，五元紙幣從此逐漸在市面消失，但凡失去了的東西，傳世越來越少，物以罕為貴，加上向來發行量

不多，紙幣畫面好看，遂為藏家追逐。

五元舊鈔成為新寵，與其中一次拍賣有關，這次拍賣，一張前渣打銀行一九〇六年香港五元紙幣，竟在倫敦一家拍賣行以三十萬港元成交，買家是一位香港收藏家，經此一役，「五蚊值三十萬」成為行中人口頭禪，連帶其他五元舊鈔價值也刺激漲價。

這張一九〇六年五元為何珍罕，紙幣淺藍色主調，正面底色粉紅，以特大英文FIVE橙色字橫佔八成版面，少見的誇張，為「印度新金山中國匯理銀行」發行，簡稱「印匯」，為渣打銀行前身，推出鈔票甚少，加上日佔時期廢用港幣，保留下來的「印匯」鈔票更買少見少。「印匯」後來改名「印度新金山中國渣打銀行」，特別發行印有「香港」字樣的鈔票，相比在其他地方的珍稀。

發行年份一九〇六也有文章，當時，五元是很大面額，比目前一千元市值大許多倍，據老香港回憶，當時房租每月一元左右，一元可在油麻地買到一呎地，又約為工人一個月工資，所以五元面值鈔票，富豪始有條件持有，一般平民很少有使用機會，市面流通少，紙幣面積大，要多摺幾次才能放入口袋，找一張未有摺痕的「印匯」五元鈔票少之又少。

香港已有多款鈔票停止發行，包括一仙、五仙、十仙、一元、二十五元、二百元、三百元，後三款面額，在歷屆不同拍賣會上都沒有出現過，若藏得二百、三百面額舊港幣，必在行家中引起哄動。

一般來說，渣打舊紙幣比滙豐價值高出許多，滙豐舊鈔一般價值數百至三數千元，戰後渣打紙幣普遍值二千至二萬元。

恬靜幽雅澹浮院

小可



繽紛華夏

走訪位於潮州市紅山林場硯峰公園內的澹浮院，感覺如其名：恬靜、安然。

甫進澹浮院，但見大片綠油草地上，遠處有座大鼎，大鼎正面鑄有四個篆字「國運昌盛」，字體剛勁挺拔，運筆勻稱。這個由銅鑄造、重二十多噸的寶鼎，另一面刻有另外四個篆字「天下太平」，側面鑄有最貪吃的怪物——饕餮。

澹浮院坐落在硯峰山麓，古色古香，坐東面西，每早迎接晨曦，每晚等待晚霞。澹浮院別具一格的是，看上去像寺廟，但又沒有香火，內有博物館，館內有佛像。澹：恬靜安然；浮，滿有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意味。浮生若夢，古往今來，感到煩悶者，來到幽雅脫俗之地，得享寧靜安逸，了解到原來人生原應淡泊，心中頓覺釋然，煩惱盡消。

來到澹浮院大殿，抬頭見大殿正中匾額有「澹浮院」三個鑿金大字，乃末代皇帝溥儀的同母弟溥傑所題。溥傑自幼擅書法，工行書，所作雋秀爽健，婀娜多姿，功力堅實雄厚，在書法界自成一家，揚名海外。澹浮院內尚有「東粵菁華」四字牌坊，由潮籍國學大師饒宗頤所題。有溥傑和饒宗頤這兩位大師題字，令澹浮院生色不少。溥傑的鑿金大字前面，有一鐵牛，名字叫銚牛。「銚」，本解作鐵鑪，但潮州人慣把「銚」字作「鐵」字用，所以銚牛即鐵牛。牛力大，農人缺牠不得。潮州廣濟橋的橋頭原有兩頭鐵牛，用以鎮韓江水患，惟一隻被特大洪水沖走，有民諺曰：「二隻銚牛一隻溜。」澹浮院也有一隻，有人說是「溜至此」，其實是後來仿照鑄造置於此，供人們摩挲祈福。其時梅州市人往南洋謀生，非常艱苦，經過潮州，遊廣濟橋，摸摸銚牛，祈願有機會返回唐山。



▲銚牛之上的大殿，上懸溥傑所題「澹浮院」匾額

澹浮院是由泰國著名潮籍僑領郭豐源牽頭，聯絡潮籍泰國華人捐資興建的。他晚年時回祖籍尋根，有着「天下華人盼一統」之願。澹浮院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動工興建，至二〇〇九年，置歷朝書法碑林於其中，全部落成。

澹浮院的主殿兩旁有書法碑林長廊，展示中國歷代著名書法真跡墨寶，碑廊長約一百米，精品三百餘幅，鉅細無遺，一團遊人遊覽，趕時間，很難全部細看一遍。但匆匆看過，也覺精彩之至。從甲骨文、商周銘文、石鼓文、小篆、簡牘書、隸書到楷行各體俱備，為全國罕見。

看過書法碑林，來到一空地，一個臉中空的銅雕呈現眼前，題為《無》。道家崇尚自然，主張清靜無為，不必眼看，心神寧靜，不輕舉妄動，浸透到養生中，養精神、調情志，是最高境界。

再往前走，來到《老子出關圖》花崗岩石浮雕前面。浮雕總面積超過八十五平方米

，約有四分之一個籃球場大小，重三十八噸，經世界紀錄協會鑒證，獲得「世界最大的《老子出關圖》花崗岩石浮雕」紀錄證書。申報時，作品面積必須達到或超過八十五平方米。「老子出關」，相傳於二千五百多年前，老子離開洛陽，西出函谷關後，下落無人知曉。《史記》說老子西出函谷關，不知所終；《三國志》、《後漢書》均言「老子化胡」，指老子去西方教化胡人。雕塑中老子騎着一頭牛，由牧童牽引着向前走，神情淡然。雕塑下面有一安靜池水，幾朵睡蓮盛放。蓮是花中君子，老子與蓮共處，更顯清雅脫俗。

院內另有《恩》雕塑，上有字句：「媽媽把青春留給我，把歲月留給自己」，雕塑的左邊是一個孕婦，青春少女；右邊是一個老婦，年華消逝。雕塑頌讚母愛，溫婉可親，很能感動遊人。

澹浮院既有文物收藏，又具思鄉情懷氣息，既幽雅又和諧。



▲「國運昌盛」大鼎



▲花崗岩石浮雕《老子出關圖》(局部)

奧運獎牌如何算

延靜



自由談

里約奧運正在進行，這又使我想起應如何看待金牌和奧運獎牌該如何計算的問題。

中國突出金牌，是否錦標主義，不要輕易下結論。不可否認，金牌跟銀牌、銅牌確有不同，表明獲得者已達到世界最高水準，無人可與其比肩。

這也是獲得者的最高榮譽，最高獎賞。在奧運會上獲得多少金牌，可以衡量一個國家的體育競技水準，這點無可非議。在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會上，中國獲得五十一塊金牌，位居第一，確實引為驕傲。

但我又想，是不是也有另一種演算法，即計算在奧運會上獲得的獎牌總數，既可看出這個國家體育發展的水準，也可避免只看金牌帶

來的弊端，更加妥當合理。因為奧運金牌、銀牌、銅牌獲得者，基本在一個水準上，只是臨場發揮帶來微弱的差異而已。

比如，這次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孫楊只輸給澳洲的霍頓零點一三秒，屈居亞軍。應該說，他兩人完全在同一水準上，是世界的最高水準。如果再賽一次，結果或許很難說。因此，我們沒有什麼為孫楊遺憾的。

再如，杜麗參加女子十米氣步槍比賽，獲得銀牌。這對一位三十四歲的老將來說，已很不容易。不錯，她曾獲得二〇〇四年雅典奧運會女子十米氣步槍冠軍，也曾獲得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會五十米步槍三姿的金牌，但那時她畢竟年輕。她比獲得這次比賽金牌的美國十九歲小將大了十五歲，應該說她們的金牌和銀牌分量是一個樣的。

再說，奧運會點燃聖火是最為重要的儀式

，這次里約奧運會的聖火，是由巴西一名馬拉松運動員點燃，他曾參加二〇〇四年雅典奧運會，獲得該項目的銅牌。巴西並非沒有奧運冠軍，而且巴西足球馳名世界，不乏著名選手，但卻選擇了銅牌獲得者。這說明他們把奧運獎牌獲得者等同看待，不把金牌看得過重。

不過於看重金牌，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減輕運動員的壓力。中國隊第一天在幾個項目上失金，雖有各種原因，但對運動員的期望過大，壓力過大，不可說不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放手一博」的運動員才能取得好成績，這應該是一個教訓。

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否定金牌的榮譽和價值，而只是想說，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看問題。

既算金牌，又算獎牌總數，而且更注重後者，也許是更妥貼的做法。